

张
鹰
——
著

此岸·彼岸

作家出版社

此岸·彼岸

张鹰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此岸·彼岸 / 张鹰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9
ISBN 978-7-5063-8163-5

I. ①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66017号

此岸·彼岸

作 者: 张 鹰

责任编辑: 赵 超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300千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63-5

定 价: 32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那天的太阳有点懒，没睡够似的，有气无力挂在天边，遥遥地乜斜着她。她坐在女儿休休为她放在院子里的那把摇椅上，看着挂在天边的太阳，痴痴地想，许多年前的太阳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

一点儿也没错，许多年前的太阳就是这个样子——要不是太阳这么懒，路上的积雪不会那么厚，他们的路走得也就不会那么艰难了。

好多年后她才知道，他们那个时候的长途跋涉是在长征。

对于她来说，长征是一段快乐的日子。书上却说长征很苦，他们爬了雪山又过草地，有的人还过了三次草地，饿得实在没东西可吃了，就吃草根、树皮，草根、树皮也没有了，就吃皮带，实在没东西吃了，许多人饿死在草地上。草根、树皮、皮带她都吃过，还在草地上饿昏过好几次，可她一点都不觉得苦。她问强哥，我们那个时候苦吗？强哥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苦什么苦？那个时候我们多快乐！

也许是他们只愿意记住快乐的事情，也许是有了强哥，有了强哥的歌声，她才没觉得长征有多么苦。

强哥的歌声悠扬，在人头顶上飘。有一次，她都快要饿昏过去了，听见强哥的歌声，她挣扎着站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向前走。

她一直以为，强哥的歌声带着她走完了长征路。

带她走完长征路的，除了强哥的歌声，还有一条红围巾，鲜艳艳的红围巾。红围巾的主人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文姝，文姝名字好听，人也漂亮。别人的脸上都冻出一道一道的血口子，她的脸却还是那么白，那么细，就像她刚刚见到她时的样子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长征呢！

听说文姝是财主家的女儿，是上海来的大学生。

每次行军，文姝都走在她前面，长长的围巾随意地披在脖子上，远远看上一眼都让人感到暖和。山上风大，文姝的红围巾像鲜红的旗帜在风中飘。她深一脚，浅一脚，跟着招展的旗帜往前走，把厚厚的积雪踩得噗噗响。

休息时，她便挤到文姝身边，伸出冻得红肿的手，在红围巾上轻轻抚摩，红围巾摸起来柔柔的、软软的，把她的心也撩拨得痒痒的、酥酥的。

要是我也有这么一条围巾就好了，她想。

文姝姐姐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，把围巾摘下来围到她脖子上，笑着对大家说：你们快看，小碗围上这条围巾多漂亮！像不像个小新娘子？

那时她叫小碗——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诗伊，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。他说小碗不好听，便给她取了这么个怪怪的名字。小碗是妈妈给她取的名字——生她的时候，她妈妈让爸爸给接生婆做了一碗荷包蛋，但接生婆没把那碗接住，碗摔在了地上。妈妈说，这孩子就叫小碗吧！

听文姝姐姐说她像个小新娘子，小碗的脸立即红了，赶紧把红围巾从脖子上摘下来，文姝姐姐又给她围上，手在她稀疏的头发上摩挲着说：你围上这条红围巾可真漂亮！这条围巾就送给你了。

小碗看看围巾，又看看文姝姐姐，文姝姐姐的目光正落在那条围巾上，从文姝姐姐的目光里她看到了不舍。她把围巾摘下来，戴回到文姝姐姐脖子上说：不，还是你戴着它吧，行军

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红围巾，就不会掉队了。

文姝姐姐将她紧紧搂到怀里，从文姝姐姐怀里抬起头的瞬间，她发现有泪花在她眼睛里闪，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咳得都喘不上气来了。小碗的拳头使劲在文姝姐姐背上捶着，连声问：文姝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

文姝姐姐含着眼泪摇了摇头说：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文姝姐姐轻声对她说：小碗，要是我死了，这条红围巾就归你了。

小碗趴在文姝姐姐膝盖上快要睡着了，听她这么说，她惊恐地抬起头来：你说什么呢，文姝姐姐？围巾你戴着才漂亮，我不要红围巾，也不要你死！

文姝姐姐第二天就死了。

那天的太阳也像今天这样，懒懒地挂在天边。她恨死了那太阳，要是太阳不是那么懒，要是它再多发出一点儿热量，也许文姝姐姐就不会死。都快中午了，文姝姐姐的红围巾一直在她眼前飘，她的脚步都有力了许多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围巾飘着飘着就抖落到地上，等她赶过来，文姝姐姐已经死了。

文姝姐姐的睫毛湿湿的，苍白的脸颊上挂着泪珠，她想，文姝姐姐死前一定咳嗽了好长一阵，说不定她就是咳嗽憋死的。她已经咳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每次咳嗽，都像是要憋得背过气去。

好多年后她才明白，文姝姐姐是患了慢性支气管炎，山上的空气太稀薄，她是喘不上气来才憋死的。

小碗哭了，她跪在文姝姐姐面前，用她胸前的柔柔软软的红围巾擦拭她脸上的泪水。小碗不忍心要文姝姐姐的红围巾，她要看着她暖暖和和地走。她用红围巾将文姝姐姐的脖子严严实实地围起来。她相信，不管多么大的风也吹不透文姝姐姐的脖子了，她的病很快就会好的。

她，强哥，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用手扒开积雪，将文姝姐

姐埋起来。

没有了文姝姐姐像旗帜一样在风中招展的红围巾，小碗的脚步也落寞了许多。要不是强哥一步也不放松地拉着她的手，她或许也和文姝姐姐一样倒在雪山上了。

小碗，你高兴些，爬过这座雪山就好了。

小碗不说话。

我知道，你一定是想文姝姐姐了吧？也许还有文姝姐姐的红围巾了吧？

小碗还是不说话。

强哥便说：小碗，你别难过，等革命胜利了，我给你买一条红围巾，和文姝姐姐的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。

小碗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，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他：真的，你说话算数？

当然，强哥笑着说：革命胜利了，我还要你当我的新娘子，给新娘子买条红围巾算什么？

小碗生气了，放在强哥手中的手使劲往外抽着，强哥却紧紧地抓住她，丝毫也没有将她放开的意思。她停下脚步，狠狠地瞪着强哥。

强哥说：对不起，小碗，我以后不再乱说话了还不行吗？

小碗不说话，手却不再往外抽了。

强哥说：小碗，我们唱歌吧，你不是最喜欢唱歌了吗？

小碗点了点头，他们便唱起来。他们唱的是《国际歌》，唱着唱着，整支队伍都和他们一起唱起来。

小碗唱着唱着又流起了眼泪。这首歌还是文姝姐姐教她唱的，文姝姐姐告诉她，我们参加红军，不是为了报个人的私仇，也不是为了吃饱饭，我们是为了天下受苦人而革命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。

文姝姐姐的话她并不完全明白，她却从文姝姐姐那里知道了什么叫革命。

……

破旧的木门“吱呀”响了一声，休休回来了。

她回过头去，瞥了休休一眼，仿佛责怪休休把她的思绪打断了似的。坐在摇椅上摇啊摇的，摇椅也和门一样，发出古老的“吱呀”声。

妈妈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又到外面来了？休休埋怨着。

她不理休休，仍旧在摇椅上摇着。

妈妈，快回屋里去！

休休又说话了，她觉得休休今天有些啰嗦。

妈妈，你快回屋里去，我有话要给你说！

休休的话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她从来都不这么对她说话。她看了休休一眼，休休的脸像是正被什么严肃而神秘的事情笼罩着，她从来没有看见休休这样过。

她还没说话，休休便将手伸给她，她也把手伸给休休，让休休把她拉回到屋子里。

休休扶她坐下，给她倒了一杯水说：妈妈，我有话要给你说，你千万别激动！

你还没说呢，我激动个什么？

她看着休休，觉得她今天真是怪异。

休休看了她一眼说：他——死了——

谁？

她的身体突然抖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就遏止了自己。

就是……休休低下头说，就是那个人……

她缄默了，她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休休也知道那个人是谁——这是她们家的规矩，提到那个人时从来不说他在这个家里该有的称谓，只是说那个人。

实际上，她们很少提到那个人，谁也不愿意提到他。

她面无表情，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盯着墙壁，仿佛能将墙壁

穿透，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但很远很远的地方又有什么呢？休休从她母亲的目光里看到的是一片空蒙。休休突然觉得那空蒙有些恐怖。

妈妈，你别这样，休休说，你要哭就哭吧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别憋在心里！

谁说我要哭了？她支撑着站起来，歇斯底里地对休休嚷，你要我哭什么？你说我该怎么样？

她说话的时候，像一头暴怒的母狮，休休低下头去，沉默了。

你出去，出去！别在眼跟前烦我！她仍旧对休休吼着。

休休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听到厨房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响声，她知道休休在准备她们母女的午饭了。

仿佛天空突然坍塌下来，沉甸甸地压在心上，把她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。许多年前，她也有过这么一次，那时休休还没有出生，他在她面前哭着，她觉得是他的眼泪把她头顶的那片天空冲垮的。

她恨他，更恨自己会在此刻想起那天的情景。

休休忙碌着，空气中弥漫着麻辣辣的气味，那气味直冲她肺腑，她觉得自己就要在那气味中窒息了。

她定了定神，摸起床头的拐杖回到院子里，麻辣辣的气味淡了许多，她重新坐回到摇椅上，摇啊摇……

太阳依旧慵懒，但她这会儿却觉得，太阳像极了那个人的眼睛。

几十年了，那个人的眼睛就像一个可怕的梦魇，总是不期而至地飘到她面前。今天，它又来了，在她最不愿意想它的时候。

要不是那天她太累，也太饿了，或许她的生活中就不会有那双眼睛，她的一切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……

她觉得自己累得快要死了了，强哥在唱歌，她却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，歌声飘飘渺渺的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四周是一片白皑皑的雪地，白得望不到边，她的眼睛都快要被那一望无际的白色刺得睁不开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眼前亮了一下，有什么东西一闪，随即她便看到一束在洁白的雪地上战栗着的小粉红花。小粉红花就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。她惊呼一声，挣脱开强哥的手，向小粉红花扑过去。

她重重地摔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要不是那块石头阻挡，她就滑下万丈悬崖了。

哪里还有小粉红花，只剩下强哥那张暴怒的脸。

不想活了早点说！不想活你跑到雪山上受什么罪？早就该把你扔到山底下喂狼，把你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也好！还有脸哭？再哭，我不管你了！

她哪里敢哭，只是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强哥，强忍着，不让泪花花掉出来。

小伙子，什么事情发这么大火？

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温温的，让人听了心里发暖。她回过头，看到了那双眼睛，他的眼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将满山的冰雪都融化了。

她的心被他的声音，还有他的眼睛烘烤得暖暖的，眼泪终于流下来。

首长，你不知道刚才有多险！她到处乱跑，要不是大石头挡住，她刚才就滚到万丈悬崖去了！

那人在她头上拍了拍，笑着说：小鬼，以后可要注意呀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！

我不是故意的，她说，我是想采那边的小粉红花，可美了！

小粉红花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小粉红花在哪里？强哥仍旧对她吼。

她摇了摇头，小粉红花确实没了踪影。

那人站在她面前，俯下身去，笑咪咪地看着她问：小鬼，你一定是看到一朵小粉红花才扑过去的，是吗？

她点了点头，泪水又流出来，要是强哥能像他这么和她说话就好了。

那人的脸严肃起来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，他说，小鬼，你一定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吧？

她点了点头。她已经三天三夜水米未沾了。

那人在灰布军装的衣袋里摸了半天，才摸出一块糖来递到她手中，说：小鬼，饿了就吃一块。这是一位朋友从苏联给我带来的，就剩下这一块了，我一直没舍得吃。

那人把糖递到她手中后便拄着拐杖，踩着积雪一步步地往山上走去。

强哥凑上来看那块糖，糖纸上印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，包装很精致。她把包装精美的糖块送到鼻子边闻了闻，很香，也很甜，她又把糖放到强哥的鼻子下，强哥也不住地吸鼻子。

那块糖陪着她和强哥走完了长征路，每当饿到两眼发黑腿打颤的时候，她就拿出那糖块，她舔一口，让强哥舔一口，强哥舔一口，她再舔一口……

那糖块真甜。可后来……她和强哥都尝到了那甘甜中的苦涩。

此后，她没再提到那糖块，强哥也没有，但她却知道，那糖块在强哥的心头哽了几十年，她也是……

2

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那年，小碗十六岁。

陕北的小米真是养人，她就像一棵抽了芽的小树，发疯般猛长，身体也发生了一些令人羞涩的变化。羞涩中还伴着躁

动，也许还有别的什么，她说不清。她只知道每天的阳光都是明艳艳的，她的心也和春天的阳光一样明艳。

她终日都在笑，她的笑声像一串风铃，在空气中飘荡。笑的时候，她脸上还有两个大酒窝，那两个酒窝是她偷偷地跑到方院长房间里照镜子时发现的，她自己看上两眼，都觉得都心醉。

小碗在医院做护士。伤员们说，只要和小碗说上两句话，听她笑两声，再大的痛苦都没了。

小碗比以前更喜欢唱歌了，她还跟方院长学会了许多新歌，方院长说那都是苏联歌。她不完全明白那些歌的意思，但她特别爱唱。

可是有一天，爱唱爱笑的小碗却哭了，她感到了极大的恐怖，好像天空都在顷刻间坍塌下来了。

那恐怖来自她自己的身体。她为一个伤员换药，忽然感到身体有点异样，她匆匆给伤员换好药，赶紧跑到茅厕里——看到从自己身体里流出的血，她几乎要晕眩了，眼泪随即便流出来。

她躲在茅厕里哭了很久，才撑持着站起来，慢慢地踱回到病房。刚进病房，便有一个伤员和她开玩笑说：小碗，这么半天你上哪儿去了？强哥又来找你了吗？怎么，你哭了？强哥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替你教训他！

小碗又哭，哭得一发不可收拾。

小碗的哭声把方院长引了来，她看看小碗，又看看伤员们，伤员们茫然地看着她摇头。

方院长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，把她扶到床边坐下，为她擦着眼泪说：告诉我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
小碗哭得歇斯底里。

哭了很长时间，她才抽泣着说：方院长，我要死了，长征胜利了，可是我却要死了。

说完又哭。

傻丫头，方院长在她头上拍了拍，好好的你怎么会死呢？

小碗仍旧哭着说：方院长，我真的要死了。你不是说，血流完了，人就会死的吗？

流血？方院长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一把将小碗从她床上拉起来——洁白的床单上已经被小碗坐出了几只暗红色的花瓣。

方院长笑了：傻丫头，你怎么会死呢？你长大了，你长成一个姑娘了！

小碗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抬起朦胧的泪眼看着方院长问：院长，我真的不会死吗？

当然，方院长说：每个女人都会这样的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可以做女人了！

小碗看着方院长，她的话她好像明白，又不完全明白。突然，她意识到了什么，脸火辣辣地烧着，心里也像揣上了一只小兔子，扑扑地跳。

小碗转身便往外跑，刚跑出两步，便被方院长拉住：傻丫头，你要跑到什么地方去？

小碗的脸烧得火辣辣地疼，方院长没看见似的，将她拉到桌边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卷黄草纸说：节约着用，以后每个月都用得着呢！

是！小碗点了点头，把那卷黄草纸揣进怀里，跑出去。

外面阳光灿烂，嫩得滴翠的小草被太阳照得亮晶晶的，点缀在小草中的是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有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，还有蓝的……

小碗又想唱歌了。

她却并没有唱出声来，她只是让她的心在唱，她觉得自己的心就像夹杂在一望无际的绿色中的叫不出名字的小花，姹紫嫣红地开着。她也没有跑，只是看着自己的影子在纯净得几乎透明的阳光下摇曳着，袅袅婷婷，婀娜娜娜。

这两个词还是文姝姐姐教给她的。想到文姝姐姐，她便想到她那条在大风大雪中招展着的长长的红围巾。

她是在延河边找到强哥的。强哥在为了一匹枣红马洗澡，马是首长的，他现在当了首长的警卫员。

强哥的心思都在马上，没看见她。她笑笑，蹑手蹑脚从强哥身后包抄过去，她踮起脚尖，想把强哥的眼睛捂住。她的手刚伸出去，强哥便回过头来。

小碗，怎么是你？你不好好看护伤员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强哥问。

小碗低下头去，踢着河边的石子说：人家来看看你，不行吗？

行，当然行，我恨不得每天都看见你呢，可你也不能耽误工作呀！强哥说。

强哥煞有介事的严肃，把小碗给逗笑了。小碗一笑便不可收拾，强哥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：小碗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可和平时不一样，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？

没，没事儿，小碗又笑，把脸都笑红了。脸笑得红扑扑的小碗更像是遍地开放着的小野花了。

你一定是有事，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，小碗，快点儿告诉我！强哥好奇地看着小碗。

小碗止住笑，看着强哥。强哥的眼睛像一束闷闷地燃烧着的火苗，把她的心都撩拨起来，她的脸疼得更加热辣了。

她要告诉他什么呢？——她本来是要告诉他一件事的，可此刻，站在强哥面前，她才意识到今天的事情是不能告诉强哥的，因为那是女孩子的事，是女孩子自己的小秘密。

她在强哥面前也有了自己的小秘密。

她和强哥之间原本是没有秘密的，自从认识强哥那一天，她和强哥之间就没有过秘密。她有什么事情都对强哥说，强哥有了事情也会对她说。

第一次见到强哥，她才十岁。

十岁的她已经在别人家里当了四年童养媳。那天煮饭，她不小心把她的小丈夫给烫伤了，小丈夫撕心裂肺地哭，婆婆便抓过烧火棍烫她，把她的身上烫得没有一块好地方。

她是趁婆婆带小丈夫出去治烫伤时逃跑的。跑到山里，她便迷了路。天越来越黑，山上的鸟儿在她的头顶发出各种奇怪的叫声，远处还有凄厉的狼嚎。

天彻底黑下来，小碗抱住一棵大树，哭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小碗被人踢了一脚，她以为是狼要来吃她了，发出了瘆人的尖叫声。

小妹妹，不要害怕，我是人，和你一样的人。告诉我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山里来了？你家在哪里？我把你送回去！

小碗借着树缝间的月光终于看清蹲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人。听说这个人要把她送回家，她害怕了，全身战栗着跪在他面前：

求求你了，大哥哥，别把我送回家去，婆婆会把我打死的。原来你也是从家里逃出来的！那人说。

沉默了许久，那人说：小妹妹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

小碗说：你只要不把我送回婆婆家就好。

那人愣了一下，背起她便在山里走起来。

那人就是强哥，强哥后来告诉她，他是从地主家逃出来的。跑到山里，天都黑了，他没看见小碗，小碗却差点把他绊倒。

原来小碗抱着那棵树睡着了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路——渴了，强哥给她找水喝；饿了，强哥采野果子给她吃；她身上的烫伤也在强哥的细心照料下痊愈了。强哥认识许多山上的草药，他把草药的汁液敷在小碗伤口上，小碗的烫伤便好了起来。

强哥把她带到红军队伍里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强哥比她大了

也不过五岁，强哥却一直背着她。

红军队伍里真好，她认识了文姝姐姐、方院长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都喜欢小碗，小碗也喜欢他们。小碗最喜欢的还是强哥，强哥最喜欢的也是小碗。长征开始时，小碗本来是要编入妇女队的，她不同意，说强哥到哪里，她就到哪里，她一步也不离开强哥。

长征路上，小碗的手和强哥的手一直拉在一起。有时她甚至觉得，那是她和强哥两个人的长征……

我……小碗终于什么也没说，她低下头去，又抬起头来，四处打量着，她的眼睛落在枣红马旁边那束野花上。

怎么这么大一束花？这么漂亮的花你也要喂马吗，强哥？

傻瓜，这是我专门给你采的！强哥说着，弯腰捡起那束野花戴到小碗脖子上，随后，他退后几步，痴痴迷迷地看着小碗。

强哥的眼睛里有两片火烧云。

强哥，你怎么了？小碗喊道。

哦，强哥的思绪被小碗拉回来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对小碗点了点头说：小碗，我真想现在就娶你！

强哥，你怎么这样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！

小碗转身就走，被强哥一把拉住。

对不起，小碗，你别生气，我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我现在怎么娶你呢？我连一条红围巾都给你买不起。我们首长说了，我们虽然到了延安，可革命还没成功，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，下一步我们还要打小日本！等把小日本打跑了，我一定给你买一条红围巾，骑着高头大马来娶你！

小碗又笑了，其实，她又何尝真的会生强哥的气？她只是假装生气罢了。她喜欢看强哥以为她生气时那着急的样子。

小碗笑够了，便帮着强哥给枣红马洗澡，洗着洗着，他们唱起歌来。唱的是什么，她记不清了，反正，那时他们有许多歌唱，永远都唱不完似的……

她常想，要是时光永远能停留在那一刻就好了，那样，她就仍然是她，强哥也仍然是强哥……

但那一刻就像夏天早晨草尖上的露珠一样，转瞬间便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那之后，强哥仍然还是强哥，她却不是她了。

要不是长征路上看到的那束兀自在洁白的雪地上战栗着的小粉红花，也许后来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……

可不该发生的偏偏就发生了，而那束小粉红花……强哥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粉红花……他也说那束小粉红花根本就不存在的，那是她饥饿困顿中的一种幻觉。

也许，小粉红花就是她的命……

休休一阵忙乱，把午饭做好，来喊母亲吃饭，母亲却没了踪影，只剩下空空的摇椅。休休慌了，妈妈可是有很多年没有离开她们家的院子，还有院子里的那把摇椅了。

休休冲出院门，长长的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她又跑到街上，街上有几个孩子在玩，谁都说没见到她的母亲。

休休着急了。她在街上踌躇片刻，也只是片刻，便想起一个人。

休休想起的这个人她的强叔——强叔一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，说不定母亲这会儿正在强叔院子里，和他聊天呢！她和别人没话说，可和强叔的话多着呢，说起来就没个完。

……

强叔是突然闯进母亲和她的生活中的。那时，她的哥哥姐姐还在世。

休休生下来就没见过爸爸，她也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。小时候，看见别的孩子被他们的爸爸高高地架在脖子上，高兴得咿咿呀呀乱叫，她羡慕得不得了。回到家，她吵着闹着要爸爸，妈妈不说话，只是更紧地把她搂进怀里，她觉得妈妈的身